

吴友篴,清代忠州政绩第一人

□陈仁德

忠州自古以来对那些勤政为民建功立德的官员都是非常崇敬的,清代特地在孔庙里(今忠州中学老校区)设立了一个名宦祠,专门祭祀历代名宦。清政府对此事非常重视,对人祀之人审查很严格,规定“以本人没身三十年后,由亲戚邻里造具事实清册,结报本州县教官或同乡京僚,加具考语,转详该管上官,分别名宦、乡贤等,各于其类安设牌位。通令所在有司于每岁春秋丁祭时,派员诣祠致祭。”(引自民国《忠县志》下同)。忠州名宦祠在清代最后一次新增牌位是同治十二年,之后至民国就中断了。到民国三十三年,四川省政府下令各地恢复名宦祠,于是忠州——此时已叫忠县,又增补了同治十二年之后迄民国的名宦。至此,忠州名宦祠共祭祀从巴蔓子以来功绩声誉最大的49人,包括严颜、陆贽、白居易等。在这49人中,清代共有九人,其中第一人是吴友篴。在我看来,吴友篴是当之无愧的清代忠州政绩第一人,我今天给大家讲讲吴友篴的故事。

《忠县志》中有一篇吴友篴的小传,只有寥寥百余字,文如下:“吴友篴,字编山,江苏吴县监生。道光四年知忠州事,设书院、置膏火、建试院、文峰亭、万福塔、铁蜡桥,重修奎星阁、怀忠堂、胝云楼、严将军墓,所得清俸捐助无遗。又与州人熊履青创修千余年失传之《州志》。时逾两年,百废俱举,弊绝风清,州民绘像以祀。同治十二年,入祀名宦祠。”

这段文字给吴友篴的政绩拉了一个简单的清单。吴友篴在短短的两年内做了那么多大事,以致“百废俱举,弊绝风清,州民绘像以祀。”尤为难得的是“州民绘像以祀”,在他离任后,忠州人民画像祭祀他。为官一任,能够如此深得民心,实不多见。

我先从他悲天悯人的功德事说起。

吴友篴到忠州后,看见一些贫穷百姓死后没有墓地埋葬,就在“治西崇七甲水塘房捐置买义阡”。这句话现在的人不大好理解,要简单解释一下。治西就是县城西边,崇七甲就是崇让里第七甲(全县共划分为敦仁和崇让两个里,大约相当于前乡后乡。)捐廉就是捐献出自己的养廉银(清代官吏正常俸禄之外的补贴),义阡就是义冢,即免费提供公共墓地。等于说,吴友篴把自己的钱捐出来为无钱购置墓地的穷苦人置办了公共墓地。这是他最早做的功德事。

接着,他看见江河里不时发生百姓落水淹死的事,又“捐廉一千二百串交商人周维新、胡双兴、王发仁、李达生四人承领生息,添造巡江救生船四只,每船巡役四名。”这次他捐出的银两是一千二百串。一千二百串是多少呢?每串(又叫一吊)1000文,价值一两白银,一千二百串就是1200两白银,据估算,一两白银约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200元左右,1200两就是240000元左右,这是个不小的数字。他将银两交给四个商人,让他们去“生息”,本息一是用于添造四只救生船,二是用于每船巡役四名的费用。这是他做的第二件功德事。

有州民向吴友篴反映,黄金滩每逢夏秋之交洪水汹涌,常有人淹死。之前州人刘俊伟、谢钧曾做善事,修建了双洞桥,但多次被洪水冲垮,还是解决不了问题。刘俊伟和

谢钧的儿子决心继承父志,重新建桥,请求吴友篴予以支持。吴友篴于是亲自到现场踏勘,因为这是梁山县(今梁平)到忠州的大道,事关梁山县的交通,于是又将梁山县令刘帘请请来一起到现场商议。吴友篴认为此前的桥都被水冲垮,是因为没有避开水势,提出“是不可与水争也,避水势以立桥,工则莫如铁索之为便。”于是决定建悬空铁索桥。然后他和刘帘各捐100缗(即串),“刘通轩令尹捐五十缗,赵逢峰令尹捐百缗,刘子必闻捐钱八百缗,梁山士民捐六百缗,忠州士民捐一千四百余缗,合计三千二百余缗。”建起了一座铁索桥。因桥东有巨石形如香炉,铁桥柱立于上形如蜡烛,故吴友篴命名为铁蜡桥,并撰写《新建铁蜡桥记》。这是他做的第三件功德事。

接下来吴友篴的政绩就多了,其中最大的政绩是重视文化教育,他说:“人才之关乎学校久矣,学校隆则人才日盛。”这一观点对忠州后世影响很大,即使放到今天也不失为重要的教育理念。他“查万历修学碑记”,得知万历年间忠州有赐进士第者四人,孝廉六人,可算盛极一时。而他到任时忠州仅有“熊君履青、冯君云、贺君鹤云三孝廉耳,登进士者阙其无人。”他决心要再现万历年间忠州的辉煌。他诚心诚意地和忠州的文化人交往,很快就和熊履青、冯云、贺鹤云成了好朋友,遇事经常向这些先生请教,而不以长官自居。经过反复思考,他认为要兴文化教育,必须先办好学校。科举时代的学校就是学宫,也就是文庙(孔庙)。忠州城东的文庙已经年久失修,之前也有官员动议修补,但“一经拆卸,均经朽损。”兼以经费困难,遂搁置至今。吴友篴首先要解决的仍然是经费问题,他“遍查旧卷”,发现“文庙尚有田宗海捐钱二百二十千,为万寿宫借用。”于是请万寿宫“先筹款垫还,其不足之数,友篴任之。”注意,这里的不足之数又是“友篴任之”,还是他自己掏腰包。这时“监生杨素辉又分之,于是工项无缺。”杨素辉又主动分担了部分经费,工程款就不缺了。就这样,学宫就重新建立起来了。吴友篴欣然作《重修学宫记》,说:“秋风伊迩,登贤书者不知凡几;明年赐进士者又不知凡几。远绍南泉,予所深望。至武公桃柳,余夙未替,又予所拭目俟者也。”充满了深情期待。

吴友篴大兴忠州文化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,在重修文庙后,他还做了以下几件大事。

一是修建文峰亭。根据古人的观念,要兴一方文化教育,必须有文峰亭(塔)用以祈祷上苍赐福,使当地文风文脉顺达多出人才,这就是全国到处都有文峰亭(塔)的原因。于是吴友篴建造了忠州文峰亭。

关于文峰亭还有一段很有趣的真实的故事。

道光四年,也就是吴友篴到忠州上任的当年,夏天长江涨水,从上游盘子顺水漂来一根四人合抱的巨大的圆木,城里一个叫张荣发的人捞到了这根圆木,又被营兵吴治雄抢去,二人为此打官司到知州吴友篴那里。吴友篴二话不说,自己拿出20串钱给了张荣发作为报酬,圆木收归公有,称圆木是长寿人李能信的私产,放在河边已经两年,不料被洪水冲到了忠州,现要求追回。吴友篴正好和长寿县令卫声阶是好朋友,卫声阶还和吴友篴的弟弟是科考同榜,吴友篴于是给卫声阶回函讲了圆木漂到忠州的经过,提出将圆木作为忠州公用,希望长寿不再追究。此时吴友篴正创建文峰亭,于是这根巨大的圆木就作为文峰亭的用料。文峰亭落成后,吴友篴撰《新建文峰亭记》曰:“四面甃以砖石,命灵官庙僧谨具锁钥,亭中即立大木,镌‘擎天一柱’四字于上,略具梯级,列窗棂,如是而余心差慰矣。”我们虽然无缘见到文峰亭和“擎天一柱”,但可以想象是非常壮观的。又过了若干年,在光绪十年时,州人牟庚先等将亭改建为塔,这就是后来的文峰塔。溯其源头,还是吴友篴的首创之功。

二是重建胝云楼。根据古代的风水理论,应该在文庙的东南方向修建相呼应的建筑,他经过考察方位,选定南岸某地,而恰好那里以前就有一座建于明代的胝云楼,三百年来已经荒废,吴友篴到现场时见到的是“楼久圯,所存者石基三尺许耳。”他于是在原址上重建胝云楼,两月后即建成。楼上供奉了奎星牌位以保佑忠州文运兴隆。奎星是什么?是传说中天上的文曲星,专门掌管人间文运的。吴友篴撰《重修胝云楼记》时喜不自禁,说:“他日者文教蒸蒸,登贤书而第进士者,亦如万历时指不胜数,岂非守土者之厚幸也欤!”他相信有朝一日忠州会“文教蒸蒸”,重现万历年间的文运昌盛,而他作为守土者也会感到“厚幸”。

三是重建奎星楼。除了在胝云楼里供奉奎星牌位外,吴友篴又重修了奎星阁。之前的知州曾于嘉庆十六年(1811)在文昌宫之东修建奎星阁,“阁未成,以工费无措,中止。”未完工的奎星阁成了烂尾楼,直到15年后吴友篴重建。这次他又“助钱百千”,加上另外一些募捐,不到三月竣工,“轮奂攸新,八窗洞达。”忠州孝廉熊履青称赞他:“今幸落成,微公祖之力不至此。”他回答说:“此同人之力,不敢自以为功也。”他登上奎星阁,环顾左右,见“东溪之水汇于左,白水溪之水汇于右。”不胜感慨。(注意此处所言东溪不是现在东溪镇,而是东坡下的东溪。)

四是重振白鹿书院。吴友篴看到始建于宋代的白鹿书院缺少膏火(灯油钱,泛指所有费用。)就“首捐俸银三百金为之倡,一时官绅士庶踊跃捐输。”书院用这些钱“置租田一千一百六十石,将数十年塌圯之讲堂、斋舍易而新之,计讲堂前后左右共建斋舍四十间,每间置桌几床各一,庖厨厩厕无不备。”又在白鹿洞前建碧瓜亭。“由此山长束修、生童膏火有所仰给,书院之盛亦直与紫阳、鹅湖相埒矣。”山长束修就是书院院长的工资,生童膏火就是学生的杂费,都得到解决,白鹿书院的兴盛已经和全国著名的紫阳书院鹅湖书院不相上下。最后一句可能有点夸张,但白鹿书院的确兴旺了。

五是兴办义学。义学即免费学校,吴友篴在“各乡场、市镇捐设义学,归各乡绅士经理,又以书院膏火所入之余补助之。此忠州义学之始。”吴友篴是当之无愧的忠州义学教育的开创者。

至此,振兴忠州文化教育的工程全部完成,“文庙既成,为之修奎星阁以焕文光,为之修胝云楼以树文峰,为之开澜门以导文源。”吴友篴祝愿“州人士力敦内行,不干预外务,潜心学业,相与有成,则奎壁文章,光芒万丈,安见今之不如古哉。”

如果把文化的外延扩大一些,那么,也可以包括兴修或者重建文化景观,编撰志书等,吴友篴在这些方面也是政绩卓著。

吴友篴除了修建文峰亭,还修建了万福塔。那时石宝寨杨家寺有一个叫志宽的和尚,生平做了很多好事,“修桥以利行旅,舍地以厝浮棺,力行善事而不怠。”志宽和尚有一个最大的心愿,就是要在忠州建一座塔以完成善果。这一天,志宽与另外两个和尚一起专程到州府来拜访吴友篴,请吴友篴帮助完成这一心愿。于是吴友篴就邀请城里几位德高望重的宿儒渡江登上羊鸣山(今天子山)选址。初步选定东溪口上方某地,但又觉得不大满意,于是再往上攀登,到了最高处万福台,只见“一峰天成,平衍容千人坐。远眺百里,江流折而西注,山若舒翼以卫之。”大家都一起叫好,就把塔址定下了。住在附近的地主刘正美闻讯赶来,听说要在这里建塔,“踧而请曰:‘此老民旧业也。明公造福于吾州,愿与州人同兹万福。’”刘正美遂慷慨献出土地,解决了占地的问题,吴友篴高度评价他:“此阖州之福也。”过了几天,吴友篴组织相关人员在治平堂开会研究经费及施工问题,他带头捐钱百缗,并倡议大家捐钱,在他带动下到会者纷纷捐钱,然后就破土动工。塔建成后命名为万福塔,塔旁又建万福禅院三间。中间供奉无量寿佛像,右边为捐出土地的刘正美立了一个长生位,以感激他的献地义举。人们坚持要在左边为吴友篴立一个长生位,以表达忠州人对他的感激之情。吴友篴再三推辞,最后只好接受了。这就是万福塔的来历。

南岸翠屏山下纪念陆贽的怀忠堂也是吴友篴重建的。

怀忠堂始建于宋代,元代又有复修,吴友篴来到忠州时,怀忠堂已经非常破败。他慕名前往凭吊,看到的是“荒烟蔓草,零落丘墟。”为此他“喟然叹曰:‘堂之不成,此守土者之责也。’”于是他作为守土者,便毅然将责任担当起来,主持重修怀忠堂。首要的问题仍然是经费,吴友篴这次又捐出了“一千二百缗”,但这点钱是远远不够的。还好,陆贽的两位后裔,一个是任外江司马的陆成本捐出二百金,一个是任思州刺史的路光宗捐出百金,另外,“巴县令尹刘公衡又以百金助之”,这样就解决了经费问题。除了在旧址重建怀忠堂,还修复了陆贽墓,宣公读书洞,新建了紫极楼和玉虚亭,立下了高大的石碑坊,规模扩大了许多。从此怀忠堂成为忠州重要的人文景观。

吴友篴又到乌杨去参拜严颜将军墓,墓前残缺的石碣只能读出“汉严”二字了。当地父老告诉他,乾隆年间有一个盗墓贼钻进严颜墓去偷了两件瓦爵,出来就双目失明,之后谁都不敢冒犯神灵,禁止在那里打柴,强盗更是不敢去了。他由此感念严颜的忠勇,“夫忠义之士,闻里馨香,而遗迹所经,亦复流芳千古。”于是又捐五十缗重修严颜墓,并立碑记

之。

此外,吴友篴还重修了社稷坛。江山社稷历来是国家民族生命所系,所以《左传》里说:“国有社稷,死生以之。”忠州的社稷坛在文庙前面,地势低洼,每到秋季“秋雨霏霏,声盈于涂。”吴友篴“慨然忧之曰:是未可以辱泥涂也……夫民人与社稷并重,无社稷何以治民。人有民,人方可奉社稷。坛之不治,此守土者之责也。”这里他又想到了守土者之责,于是组织工匠重修,“就坛之延广,抹之、度之、筑之……共用钱五百七十缗”。

按《忠县志》记载,吴友篴还重修了忠烈祠、土主庙、川主庙、章庆宫,做的功德事太多了。他“所得清俸捐助无遗”,自己都没有留一点。到底捐了多少呢?现在已没有完整的数字,但仅仅本文提到的他就捐了十次,其中有两笔没有数字,另外八笔相加将近四千缗,等于近4000两白银,这是多么巨大的一个数字。要知道他在忠州任职只有短短两年,就捐了这么多钱,差不多平均每天募捐5两多白银。

如果说吴友篴修建的文庙、文峰亭、万福塔等等建筑总有一天会消亡,那么他在忠州主持编修的《忠州直隶州志》,就是可以传之千秋万代了。

在吴友篴之前,忠州只有过乾隆时的一部未完成的手稿,手稿于嘉庆十一年被省志局征用后就下落不明,严格讲忠州是没有一本志书的。吴友篴“捧檄守兹土,慨文献之无征,首以修志为急务。”他认为“郡县有志,所以征文献也。志不辑则文献无征,志不善则文献谬误。不以传信而以传疑,其弊尤甚于不辑。”正好孝廉熊履青家藏祖传史料丰富,本人也博学多才,有志于编修志书。于是便将修志之事委托给熊履青。熊履青深知责任重大,“此未可以草率从事”。于是“遵诸生三十二人任采访,贵人付一册,周历四境,有所闻见则笔之于书,而悉汇于履青,以备采择。”历时一年半,《忠州直隶州志》编修完成,“书分八门:曰舆地、曰食货、曰学校、曰武备、曰职官、曰选举、曰人物、曰杂志,每门又厘目以表之。”这是忠州历史上第一本正式付梓的志书,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。吴友篴以知州之尊,兼任校阅。他是严谨之人,唯恐有错误,在《忠州直隶州志序》中很谦虚的说:“其中传记之讹,余不敢自信为是,即能君亦不敢自信为是。……亥豕之误更不能免。余职司校阅,其能无愧于心耶。复校而重刊之,是所望于后之守兹土者。”其高度负责之态度,令我等后来之人非常敬佩。

顺便说说,吴友篴不仅是一个好官,还是一个优秀的诗人,民国《忠县志》载有他的诗作多首,举《谒陆宣公墓》为例:

玉虚观南宣公墓,崇封四尺灵魄厝。
生前金石矢忠诚,肝胆而今百灵护。
我来临江才十日,日日屏山覆朝雾。
今朝蜡屐吊孤坟,招魂同唤神溪渡。
扁舟一叶争上游,回湍激石石凶怒。
霎时彼岸已诞生,绝顶打萝萝不暮。
苍苔碧鲜何无情,埋没残碑无计数。
我来剔藓更扫苔,展拜公墓伤公遇。
……

诗是歌行体,很长,共68行476字,限于篇幅只截取前面部分,已足见文采风流。
(2021年8月13日于黄水客中)

之。

此外,吴友篴还重修了社稷坛。江山社稷历来是国家民族生命所系,所以《左传》里说:“国有社稷,死生以之。”忠州的社稷坛在文庙前面,地势低洼,每到秋季“秋雨霏霏,声盈于涂。”吴友篴“慨然忧之曰:是未可以辱泥涂也……夫民人与社稷并重,无社稷何以治民。人有民,人方可奉社稷。坛之不治,此守土者之责也。”这里他又想到了守土者之责,于是组织工匠重修,“就坛之延广,抹之、度之、筑之……共用钱五百七十缗”。

按《忠县志》记载,吴友篴还重修了忠烈祠、土主庙、川主庙、章庆宫,做的功德事太多了。他“所得清俸捐助无遗”,自己都没有留一点。到底捐了多少呢?现在已没有完整的数字,但仅仅本文提到的他就捐了十次,其中有两笔没有数字,另外八笔相加将近四千缗,等于近4000两白银,这是多么巨大的一个数字。要知道他在忠州任职只有短短两年,就捐了这么多钱,差不多平均每天募捐5两多白银。

如果说吴友篴修建的文庙、文峰亭、万福塔等等建筑总有一天会消亡,那么他在忠州主持编修的《忠州直隶州志》,就是可以传之千秋万代了。

在吴友篴之前,忠州只有过乾隆时的一部未完成的手稿,手稿于嘉庆十一年被省志局征用后就下落不明,严格讲忠州是没有一本志书的。吴友篴“捧檄守兹土,慨文献之无征,首以修志为急务。”他认为“郡县有志,所以征文献也。志不辑则文献无征,志不善则文献谬误。不以传信而以传疑,其弊尤甚于不辑。”正好孝廉熊履青家藏祖传史料丰富,本人也博学多才,有志于编修志书。于是便将修志之事委托给熊履青。熊履青深知责任重大,“此未可以草率从事”。于是“遵诸生三十二人任采访,贵人付一册,周历四境,有所闻见则笔之于书,而悉汇于履青,以备采择。”历时一年半,《忠州直隶州志》编修完成,“书分八门:曰舆地、曰食货、曰学校、曰武备、曰职官、曰选举、曰人物、曰杂志,每门又厘目以表之。”这是忠州历史上第一本正式付梓的志书,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。吴友篴以知州之尊,兼任校阅。他是严谨之人,唯恐有错误,在《忠州直隶州志序》中很谦虚的说:“其中传记之讹,余不敢自信为是,即能君亦不敢自信为是。……亥豕之误更不能免。余职司校阅,其能无愧于心耶。复校而重刊之,是所望于后之守兹土者。”其高度负责之态度,令我等后来之人非常敬佩。

顺便说说,吴友篴不仅是一个好官,还是一个优秀的诗人,民国《忠县志》载有他的诗作多首,举《谒陆宣公墓》为例:

玉虚观南宣公墓,崇封四尺灵魄厝。
生前金石矢忠诚,肝胆而今百灵护。
我来临江才十日,日日屏山覆朝雾。
今朝蜡屐吊孤坟,招魂同唤神溪渡。
扁舟一叶争上游,回湍激石石凶怒。
霎时彼岸已诞生,绝顶打萝萝不暮。
苍苔碧鲜何无情,埋没残碑无计数。
我来剔藓更扫苔,展拜公墓伤公遇。
……

诗是歌行体,很长,共68行476字,限于篇幅只截取前面部分,已足见文采风流。
(2021年8月13日于黄水客中)



江山美图之书法归乡

——致敬忠州书法名家戴三七先生

□李春江

悠悠岁月,矜持我心。
时至今日,弘毅回肠。
才子佳人,古今贤文。
唯美慰藉,情怀诗录。
谨渡含情,脉脉化桥。
但凡闲暇,海内思路。
所谓恩义,如陈普洱。
书法归乡,他乡种树。
忠州布衣,三七书生。
文法笔法,满堂悠渡。
强弩之初,桑田福祉。
浮萍之末,随波缘故。
关山难越,但赌豪情。
真心不负,苍天有目。
翰墨结缘,不忘初心。
牢记使命,前方有路。

(作者系忠州居民)

静坐在时光里

——望水老街
□成守敏

深情的目光
于古朴的望水老街
落笔
绘制成古道永恒的记忆

有声音
穿过林荫的小巷
载着风的温柔与甜蜜
不经意间
盛满浅浅的欢喜

风
拂过我的衣角
扫过我的心间
驻入你的眉眼
一抹微笑
守候着曾经的誓言

是什么
韵染了华美又清淡的时光
是什么
让摇曳的青莲香清溢远
是什么
芬芳了似水流年

一场邂逅
一场花开
一场花事
穿过季节的长廊
静坐在时光里
唯美每一个清晨与黄昏

(作者系县农业农村委职工)



张飞庙写生

□张培武(作者系忠县籍著名画家)